



「英」威廉·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莎士比亚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全集

Ⅰ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士比亚全集. 第一卷/(英)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著;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7548-5

I. 莎… II. ①莎…②朱… III. ①莎士比亚, W. (1564~
1616) — 全集②戏剧文学 — 剧本 — 作品集 — 英国 — 中世纪
IV. I 561.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0832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张文芳

莎士比亚全集 (1—8 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总字数 2871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0.5 插页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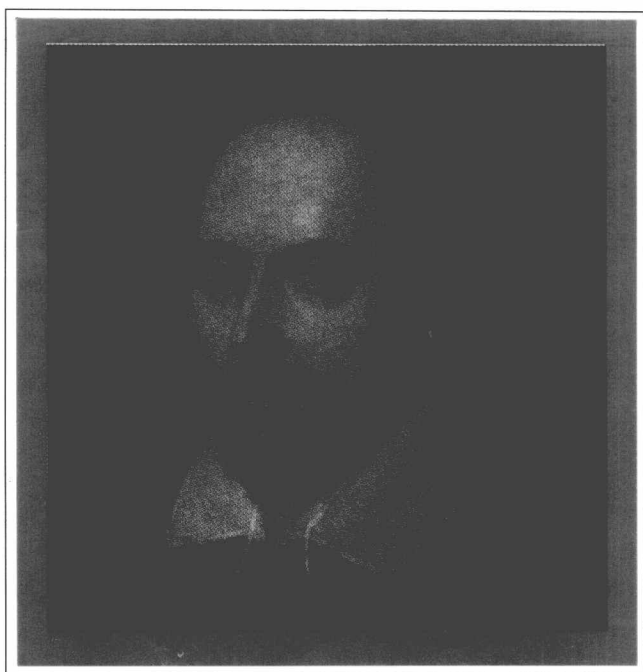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978-7-02-007548-5

定价 480.00 元(全八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我社自一九七八年开始陆续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十一卷平装本),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该书于一九九四年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同年,我社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全集的六卷平装本与精装本。

应广大读者要求,在上述版本的基础上,我们推出新编八卷精装本《莎士比亚全集》。该全集除新增收入绿原先生翻译的莎氏剧作《爱德华三世》和《两位贵亲戚》外,对朱生豪等先生的译文尽量保持上一版次的原貌,仅编排次序略有调整。

为使广大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莎士比亚创作全貌,我们特约请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和章燕女士为本版撰写了前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七月

前 言

——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巨人的作品全集。说他是巨人，不仅因为他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时代，有过一生不平凡的经历，曾经创作过伟大的作品，还因为他那个时代的光晕仍然照耀着今天的人们，他那不凡的经历仍然在吸引着当代的人们，他那伟大的作品仍然给今人和后世提供着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四百年以前，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诗人、演员、剧团掌门人；四百年间，他是戏剧舞台上的一个灵魂，是文学文本中的一种精神，是一代又一代文学家、批评家、翻译家、导演和演员们心中追逐的一道光芒，一种思想，一个境界；而今天，他不仅出现在剧院、图书馆、课堂、研究所，他还是银幕和荧屏背后的一个存在；他甚至是一件衬衣上的形象，一个商标上的符号。他的一句台词可能是一部小说的书名，一句诗可能出现在电影或电视中，甚至他剧中人物的一句台词会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很难想象，在未来的岁月中，他还能是什么，还能怎样出现在后人的眼中和心中，还能如何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和灵魂，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变化万千的身影中，在闪耀千秋的光晕后，他永不消亡。他就是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一 莎士比亚在爱汶河畔斯特拉福镇的生活

四百多年前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在英国中部一个小镇的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一个孩子诞生了。他就是莎士比亚。四百多年来,人们感叹,关于莎士比亚的生平,能知道的太少了,该说的也已经说尽。是啊,这不能不说是莎士比亚研究中的一件憾事。然而,这一有限的生平资料在给后人带来无限惋惜的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猜测、想象和研究莎士比亚生平和作品的巨大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有限的资料反而成为一种机缘,一件幸事。否则,后人对莎士比亚的兴趣和研究或许反而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过,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目前莎学研究者所掌握的莎士比亚生平资料比起他同时代的其他剧作家和诗人来(本·琼生除外)还是较为丰富的。因此,现有的资料应该能够为我们认识这位巨人提供一定的线索。

莎士比亚出生在英国中部一个小镇爱汶河畔斯特拉福。这是一座当时热热闹闹的商业小城,坐落在美丽幽静的爱汶河旁,这给这位未来的剧作家和诗人提供了两种信息和选择:一是作为剧作家和诗人的浪漫情怀,二是在经济方面的经营头脑。他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是镇上的手套商,后来经营羊毛业。一五五七年,约翰·莎士比亚与邻村一个富有的农场主的女儿玛丽·阿登结婚。此后,他在当地的市政部门担任要职。一五六八年,他任当地的镇长和法官。莎士比亚的童年时代,家中的境遇在当地是相当优越的。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莎士比亚在镇上的圣三一教堂受洗,根据当时的习惯,婴儿出生后第三天在教堂受洗,因此,后人推测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三日。家中八个孩

子中有五个长大成人,莎士比亚是老三,长子。他有一个比他小十六岁的小弟弟埃德蒙,很小就显露出艺术天才,曾与莎士比亚一同去伦敦,当过演员,也许在莎士比亚的剧团里当过童伶,不幸的是埃德蒙在二十七岁时就去世了。

莎士比亚的受教育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惊叹,这位作家下笔能纵横古今,其剧中人物能驰骋于古典拉丁文和英文间,而他本人却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是如何掌握古典文学、语言、历史、文化的知识的?关于他小时候的求学经历目前没有留下可靠的记载,但是可以肯定,莎士比亚小时候进过镇上的国王新学校读书。这是一所管理严格的文法学校。莎士比亚在这里的学习经历无疑影响了他后来的戏剧和诗歌创作。学校所教授的课程已无法查证,但根据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文法学校的普遍情况,可以推断出学生们在这里的学习情况。学校只收男生,一般在校年龄是八岁至十五岁。对这些男孩子来说,这里的学习需要一种长久的忍耐和艰苦的磨练。从早上六点钟开始上课,课程漫长,节假日很少。所学内容主要是拉丁文。莎士比亚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描写过一个叫威廉的小男孩在文法学校学习的情况,可以看作是莎士比亚小时在校学习的缩影。课程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学生入校后先学习拉丁文的朗读,发音必须清晰,语调必须准确。然后,要学习语法,如拉丁文复杂的变位等。此后进入文本学习的阶段,要读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如伊索寓言,维吉尔(Virgil)和奥维德(Ovid)的诗歌,西塞罗(Cicero)的书信,特伦斯(Terence)和普劳特斯(Plautus)的戏剧等。最后一个阶段是学习拉丁文和英文的互译,练习用拉丁文写作,比如模仿某个人物的口吻给别人写信,写演讲辞、宣言等。在莎士比亚剧作《裘力斯·凯撒》中,安东尼那段著名的长篇演讲

应该与莎士比亚少年时代的写作练习有关。有时,学生们还用拉丁文排演古典戏剧中的一些片段。剧作家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在赞扬莎士比亚才华的同时曾对莎士比亚在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方面的知识欠缺表示惋惜,但所谓欠缺是和本·琼生的满腹经纶相比,如果和今人相比,莎士比亚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文法学校所打下的扎实功底足以比得上今天英国一个古典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了。

莎士比亚应该在一五七九年他十五岁左右时离开了学校。他没有上大学,原因恐怕主要是家庭经济上的变故。在他离开文法学校的前两年,他父亲就已经不去市政厅开会了,所付的税金也比原来应付的要少,种种迹象表明他家陷入了经济困境。不久,他父亲就变卖田产,抵押房屋。一五八五年至一五八七年间,当地的法院曾因负债问题对他父亲有过几次指控。此时家中需要莎士比亚这个长子的帮助,当然更没有力量让他继续上学深造。一五八二年十一月,莎士比亚十八岁时和邻村一位年长他八岁的女子安·哈撒威(Anne Hathaway,1556—1623)结婚,此时女方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婚礼在斯特拉福镇边上一个村子里举行。六个月之后,他们的长女苏珊娜出生。一五八五年二月,他们有了一对孪生儿女,儿子哈姆内特和女儿朱迪斯。二十一岁的莎士比亚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养家糊口的重担已落在他的肩上。不幸的是哈姆内特在十一岁时就夭折了。他当时事业上蒸蒸日上,但丧子对他是很大的打击。

一五八五年至一五九二年之间的七年是莎士比亚生平中的空白,研究者叹息地称之为“失落的年代”。有学者对他这七年的生活做出了种种猜测:出海,参军,当律师,等等。二十世纪晚

期还有学者认为他在兰开夏郡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中当用人。不过,令研究者感到最可信的说法是莎士比亚早年曾在家乡的学校里当教师。这一说法出自一六八一年约翰·奥布瑞(John Aubrey)的记载,他是莎士比亚当年一位同事的儿子。

莎士比亚大概在一五八五年至一五九一年间某个时候来到伦敦的。我们不知道他去伦敦的具体时间和目的,但他前往伦敦谋职应该和他谋求家庭经济的好转有很大关系。十七世纪晚期有一种传说,说莎士比亚年轻好动,从事偷猎,触犯了法律,为躲避惩罚,他被迫出走,远离家乡。这个传说被莎士比亚第一篇传记作者尼古拉斯·罗(Nicholas Rowe, 1674—1718)写进他的传记中,流传很广。但今天的学者大多把它视作一个故事,并不真信。从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一六一三年莎士比亚返回家乡这二十多年间,莎士比亚主要在伦敦发展他的戏剧事业,但他与家乡的联系仍然是密切的。事业上的成功使他和家人的经济状况有了极大好转。一系列资料都有明确的文件记载,可以看出他期待家中经济状况好转的心情和他实际的作为。一五九六年,他父亲已经可以申请家徽,这是当时有地位的家庭身份的标志;一五九七年,莎士比亚花六十英镑购置了当时镇上的第二大住宅“新居”;一六〇二年,他付费三百二十英镑购置了斯特拉福镇北部一百零七英亩可耕田,当年又购得镇上教堂街的一处房屋;一六〇五年,他投资四百四十英镑购买当地的高息“十一税”,每年可得六十英镑利息;一六一三年,他花一百四十英镑购置了伦敦黑修士地区的一处房屋。这一切都说明,他的戏剧事业给他在经济上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他父辈时代家中的经济窘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然而,这些实际的物质财富跟他留给人们的精神财富相比又能持续多久呢?一六一四年和一六一五年他就陷

入了土地纠纷。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与他的生日同一天),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辞世,享年五十二岁,遗体安葬在斯特拉福镇的圣三一教堂里(出生时也在此教堂受洗)。至此,这位巨人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他在遗嘱中声明:财产的大部分留给大女儿苏珊娜。苏珊娜于一六四九年去世。她的女儿、莎士比亚的外孙女伊丽莎白于一六七〇年去世,她是人们所知的唯一与莎士比亚有血缘关系的后裔。此后,有关莎士比亚个人生活的资料即告结束。莎士比亚夫人安·哈撒威于一六二三年去世,这年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对开本出版,但哈撒威没来得及见到它的问世。“新居”于一七五九年坍塌,现在是一片绿草如茵的空地,供游人凭吊。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作品这一巨大的精神财富则永久不衰地留在了世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长久地变异,常变常新,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用之不竭的精神积淀,永久地光耀在人间。

二 莎士比亚的戏剧事业和诗歌创作

莎士比亚于一五八五年到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失落的年代”期间,他是何时来到伦敦的,是只身来到伦敦还是跟随剧团来到伦敦,是如何当上剧团里的演员的,日后又是何时开始戏剧创作的?这一切都是一个谜。

莎士比亚少年时,家乡曾有巡回演出的剧团来演出过。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最成功的剧团女王剧团(Queen's Men)曾经几度到斯特拉福镇演出。可以推测,当时年少的莎士比亚看过剧团的演出,并被这些演出所深深吸引。曾有传说,一五八七

年,女王剧团的一位主要演员在进入斯特拉福镇之前几天的一场决斗中被杀,莎士比亚曾代替他出演戏中的角色,但这多属猜测。不过,莎士比亚对女王剧团的演出肯定是熟悉的。他可能与剧团中的演员有接触,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斯特兰奇勋爵剧团(Lord Strangés Men,即德比勋爵剧团 Lord Derby's Men)的成员,这些演员后来又成为莎士比亚的同事。一五九二年三月,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上篇曾由该剧团在“玫瑰剧场”(Rose Theatre)上演。那时,莎士比亚早期的戏剧还曾由从斯特兰奇勋爵剧团衍生出来的存在时间很短的朋布鲁克伯爵剧团(Earl of Pembroke's Men)演出过。因此,人们推测,莎士比亚演剧生涯的初期可能与这两个剧团的关系比较密切。

也有学者认为,莎士比亚在他演剧生涯的早期可能为多个剧团服务,他所创作的戏剧也曾由多个剧团上演。一五九四年,莎士比亚的早期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曾由萨塞克斯伯爵剧团(Lord Sussex's Men)上演。同年六月,此剧曾由海军大臣剧团(Admiral's Men)和宫廷大臣剧团(Lord Chamberlain's Men)上演。也就是从此时起,莎士比亚开始长期为宫廷大臣剧团服务,成为这个新组成的剧团的重要成员。当时的演员和编剧往往同时为多个剧团服务,而莎士比亚从一五九四年开始专心致志地为这一个宫廷大臣剧团工作了近二十年;他当过演员,成为编剧,后来做了剧团的负责人和股东之一,从一五九四年起一直到他一六一三年结束戏剧生涯回到家乡。

关于莎士比亚进入剧团之前或进入剧团初期做过什么工作,有些传记作家认为,他可能在正式进入剧团之前做过马伕,或在刚进入剧团时做过杂役,但这些都尚无确切记载。已掌握的明确记载是莎士比亚当过演员。根据一六一六年本·琼生的

戏剧对开本,莎士比亚的名字在本·琼生一五九八年的戏剧《人人有脾气》和一六〇三年戏剧《瑟加努斯的衰亡》的演员表中出现,表明莎士比亚在本·琼生的戏剧中出演过。一六二三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对开本的演员表中他列在第一位。此后,据十七世纪晚期的传统说法,他还在《哈姆莱特》中扮演过鬼魂,在《皆大欢喜》中饰演过亚当这一角色。

莎士比亚从事戏剧创作大约从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甚至还要更早。很多莎剧的创作时间难以确定,只能从后来的剧本出版时间和上演的时间去推测。有些剧本的创作时间可以从一些社会事件或剧作语言风格、表现方式等方面去推断。关于莎剧创作时间的研究在不断推进,但一些研究的结果有时又被推翻,尤其是莎士比亚早期的戏剧更难认定准确的创作时间。因此,很多莎士比亚的创作年表至今仍存在不统一的情况。现存最早的莎士比亚戏剧是喜剧《维洛那二绅士》和《驯悍记》,历史剧《亨利六世》上、中、下三篇,古典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他早期的创作多与别人合作,比如他与纳什(Thomas Nashe, 1567—1601)合作创作了《亨利六世》上篇,与皮尔(George Peele, 1556—1596)合作创作了《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这一时期,他还与人合作创作了《爱德华三世》,合作者不详,此剧未收入第一对开本中。此外,《亨利六世》中篇和下篇中似乎也有他人的笔迹。

一五九二年,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上已经崭露头角,引起了同行的注意,甚至是嫉妒和攻击。当时戏剧舞台上活跃的编剧大多毕业于牛津、剑桥等高等学府,被称作“大学才子”。这些人看不起出身平凡、且未受过大学教育的莎士比亚。在剧作家格林(Robert Greene, 1558—1592)临终前写的小册子《千万悔恨换

来一点才智》(*Groats-Worth of Wit*)的篇末有一段话提醒同行们提防“那只新抖起来的乌鸦”,这乌鸦“借我们的羽毛来打扮自己,在戏子的外皮底下包藏着一颗虎狼的心,以为自己能叽哩呱啦地写出一手素体诗,比得上你们中最出色的一位”,“还狂妄地幻想着能独自震撼(Shake-scene)这个国家的舞台。(原文为Mention of an ‘upstart crow’ who ‘suppose he is as well able to bombast out a blank verse as the best of you’ and who ‘is in his own conceit the only Shake-scene in a country’ suggests rivalry.)”格林的文字中有意新造了一个词 Shake-scene,用来影射Shakespeare(莎士比亚)。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那原本充满嘲弄与讥讽的提醒却成为后人了解莎士比亚当时在戏剧方面之成就的一个重要依据。它说明,莎士比亚此时已经是戏剧创作界的新锐,成为“大学才子”剧作家的竞争对手,他的才华很有可能超过这些“才子”,统领当时英国的戏剧舞台。

格林对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方面的预测没有错,而莎士比亚接下来两年的诗歌创作却出乎这些文人才子的预想。一五九二年,伦敦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为防止疾病的传播,从一五九二年六月至一五九四年五月,伦敦几乎关闭了所有的剧院。这对在戏剧创作方面刚刚出头的莎士比亚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不得不离开戏剧。但是,离开剧院对他来说却是另一个机缘的开始。他涉足诗坛,成功地写出两部长篇叙事诗,成为风靡一时的著名诗人。一五九三年春,他的《维纳斯与阿都尼》面世,由莎士比亚家乡的朋友菲尔兹出版。次年五月,他的《鲁克丽丝受辱记》出版。两部诗作均以华丽的献词献给莎士比亚的庇护人、年轻的南安普顿伯爵。诗作的出版在年轻人中引起轰动。《维纳斯与阿都尼》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伦敦和牛津、剑桥大学的时髦青年

对其爱不释手。这部诗作在莎士比亚在世时再版了九次,在他逝世后的二十年间,又再版了六次。《鲁克丽丝受辱记》在他生前再版了六次,他逝世后二十年间再版了两次。莎士比亚生前出版的戏剧作品都没有经过他自己的校订,甚至出版人根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擅自出版了盗版的莎剧作品。但这两部诗作却是莎士比亚亲自精心校订制作的精品,出版质量很高。他因这两部诗作而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有力地回敬了瞧不起他的文人作家对他的讥讽。或许因为这两部叙事诗的成功,莎士比亚在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十四行诗的创作,但全部十四行诗一百五十四首的出版则要等到十几年之后的一六〇九年。就诗的质量来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上述两部叙事诗,成为与他的重要戏剧作品并驾齐驱的力作。

莎士比亚终究放不下他终生热爱的戏剧事业。一五九四年,瘟疫减退,剧院开始解禁,他即回到了剧场,再次投身到戏剧创作中去。原先的不少剧团都解散了。戏剧解禁之后活跃的剧团主要有两个:海军大臣剧团和宫廷大臣剧团。从这一时期开始,莎士比亚的戏剧事业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高峰。宫廷大臣剧团由著名演员詹姆士·伯贝奇(James Burbage)和他的儿子理查·伯贝奇(Richard Burbage)组建,实行股份制。莎士比亚是这个剧团的入股人之一,剧团有他的股份,他可以参与剧团票房收入的分红。他在剧团作为演员也参加演出,但主要任务是编剧,每年写两到三个剧本供剧团上演。宫廷大臣剧团集中了当时戏剧界的强大阵容:悲剧演员伯贝奇、喜剧演员坎普(Kemp)和编剧莎士比亚。很快宫廷大臣剧团就成为当时最优秀的剧团。

如果说一五九四年剧场关闭之前的几年是莎士比亚开始尝试戏剧创作、崭露头角的时期,那么一五九四年之后的五年则是

他的戏剧创作愈发成熟,进入了戏剧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写作喜剧更加得心应手,而悲剧和历史剧则开辟了新的写作方式和风格。一五九七年之前,宫廷大臣剧团主要是在“剧场”演出。这是著名悲剧演员詹姆士·伯贝奇于一五七六年在泰晤士河北的伦敦郊区建造的第一家供专业剧团演出的剧场,其名称就叫“剧场”(The Theatre)。它的建筑对当时戏剧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莎士比亚这几年创作的戏剧主要在“剧场”上演,其中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约翰王》《威尼斯商人》《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一五九八年,剑桥大学毕业的批评家米尔斯(Francis Meres)在他的《才子宝典》(*Wit's Treasury*)中赞扬了莎士比亚这一时期的戏剧,尤其对莎士比亚能够熟练地写作两种类型的戏剧予以称赞。他说:“普劳特斯和塞内加是用拉丁文创作喜剧和悲剧的高手,而说起用英文创作,莎士比亚在悲剧和喜剧两个方面都做得最为出色。”值得一提的是,米尔斯文中除了赞扬《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鲁克丽丝受辱记》之外,还提到莎士比亚“在私人朋友之间流传的甜美的十四行诗”。这表明,一些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此时已经以手稿形式在朋友中间流传开来。米尔斯还提到一出戏《爱的收获》,但该剧最终下落不明。

一五九七年,“剧场”的租期已满,宫廷大臣剧团可能到“帷幕剧场”(The Curtain Theatre)演出,直到一五九九年泰晤士河南岸的“环球剧场”(The Globe Theatre)竣工落成。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均在“环球”上演。十六世纪末,莎士比亚的喜剧进一步完善,作品有《无事生非》《皆大欢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十二夜》等。而《亨利五世》则达到了他历史剧创作的顶峰。此后他转入悲剧的创作,写出了《裘力斯·凯撒》《哈姆莱特》《奥瑟

罗》(又译《奥赛罗》),迎来了世纪转折之后他悲剧创作的全盛期。

一六〇三年,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国王詹姆士一世继位,宫廷大臣剧团随即更名为“国王剧团”(King's Men)。原来剧团实行股份制,改为国王剧团之后直接受国王庇护。五月十九日,剧团获得王家特许证。一六〇四年五月,举行新王入伦敦的列队仪式,剧团的主要负责人被赐予红布做衣服欢迎新王,以示他们是国王的仆从。此后的十三年间,剧团进宫演出的次数比其他所有剧团进宫演出次数的总和还要多。仅从一六〇四年十一月初至一六〇五年十月底这一年的时间里,国王剧团就有十一出戏剧进宫演出,其中七部剧出自莎士比亚之手。与此同时,剧团仍在环球剧场上演大量剧目。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创作的多为悲剧,而喜剧也有一些灰暗的色调,失去了早期喜剧明朗欢快的气息。他每年作品的产量似乎也比前一时期有所减少。重要剧作有《一报还一报》《雅典的泰门》《李尔王》《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科利奥兰纳斯》等。

环球剧场地处潮湿阴冷地带,冬令时节十分寒冷。一六〇八年,宫廷大臣剧团租下了规模较小的私人室内剧院“黑修士剧院”(Black Friars Theatre)。夏季的演出仍在环球剧场,而冬季则多在黑修士剧院演出。此时,莎士比亚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创作已进入晚期,他开始与人合作写戏。《雅典的泰门》中可能有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的手笔,威尔金斯(George Wilkins)与他一起完成了他晚期的成功之作《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而此一时期,他最成功的合作者是比他年轻十五岁的剧作家弗莱彻(John Fletcher, 1579—1625)。他们共同完成了《卡迪尼奥》《亨利八世》《两位贵亲戚》等戏。《卡迪尼奥》在一六一三年五月